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The Culture of Cities

城市文化

LEWIS MUMFORD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郑时龄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城市文化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郑时龄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18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 / (美) 芒福德著; 宋俊岭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ISBN 978-7-112-10263-1

I. 城… II. ①芒…②宋… III. 城市-文化-研究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153 号

THE CULTURE OF CITIES by LEWIS MUMFORD

Copyright © 1938 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Copyright renewed © 1966 by Lewis Mumford

Preface copyright © 1970 by Lewis Mumfo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COURT,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大苹果著作权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HARCOURT, INC. 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本系列策划: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 董苏华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李志立 陈晶晶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城市文化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郑时龄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华艺制版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0 $\frac{1}{4}$ 字数: 598 千字

2009年8月第一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ISBN 978-7-112-10263-1

(170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文版序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

在筹办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过程中，城市问题日益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先生的名著《城市文化》中文版的出版，无疑将对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带来启示和理念。以“创造明日的世界”为主题的美国1939年纽约世博会在筹办过程中，美国规划师学会邀请芒福德先生撰写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剧本，名称就是《城市》（The City），这部经典电影成为1939年纽约世博会最具吸引力的节目之一，有一位评论家称颂这部影片是电影制作所能达到的最佳境界。1939—1940年纽约世博会展示的地铁、高速公路、国际机场、医疗保险、公共福利设施等一系列的新建筑、设施和制度，向世界展示了未来城市、未来学校、未来交通、未来餐馆等的新模式。芒福德先生的《城市》无疑是1939—1940年纽约世博会最深邃的主题演绎，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是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地理学家、规划师和建筑师研究的对象，城市研究需要渊博的学识、深邃的目光、敏锐的思想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关于城市的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作品不计其数，都从各个角度探讨城市的本质。在城市研究方面，芒福德先生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辰星。

芒福德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建筑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城市规划思想家、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历史学家，他曾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教授（1942—199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及区域规划教授（1951—1959年）。1943年受封为大英帝国爵士，1964年获美国自由勋章，1972年获美国国家文学勋章，1986年获美国国家艺术勋章。在他大量有关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著作中，深入分析了

技术和城市化对人类社会在整个历史中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当数《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1961年）和《城市文化》（1938年）。《城市发展史》一书曾获美国国家出版奖。

芒福德先生一生著有30多部专著，上千篇文章和评论，可谓著作等身。1972年12月，在庆祝芒福德的第一部著作《乌托邦的历史》（*The Story of Utopias*, 1922年）出版50周年的时候，人们是这样评价芒福德的：“在语词的世界中，芒福德是一位建筑大师，他建造了城市、社会、文明和文化，真实地建造了它们。他应用的是人类最持久的材料：思想。”¹ 那年芒福德77岁。

《城市文化》是芒福德先生的系列丛书《生活的更新》（*The Renewal of Life*）中的第二部，整个系列包括四部书：《技艺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年）、《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年）、《人类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Man*, 1944年）和《生活的管理》（*The Conduct of Life*, 1951年）。在这些书中，芒福德批评了现代技术社会使人失去个性的倾向，他极力主张现代技术社会应与以人为本的目标和企望相协调。

芒福德自1935年9月起集中精力撰写《城市文化》一书，这部研究著述来自芒福德数十年来在美国和欧洲进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首先是对他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区纽约城和与它直接毗连的腹地地区所进行的详尽调查。其次，芒福德也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进步。参考了汗牛充栋的文献，其中许多文献从未有人涉猎过，更不用说通读。芒福德应用的文献种类十分广泛，从《城市文化》所附的参考文献说明就可以了解芒福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这个研究领域以往始终是由各个学科的专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论述的，芒福德想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来展示城市这个研究领域，将历史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视作建设明日城市的基础，同时把城市放在区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芒福德试图构想出一些原则，以便遵照这些原则来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建筑、邻里、城市和区域。人类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过去是在伦理、宗教和教育的分类框架下分

* 该书即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以《技术与文明》为书名出版。——编者注

门别类进行一般性的讨论，芒福德在书中对它们予以重新研究，书中同时引证了《技艺与文明》一书中的某些论述。“技艺”一词是从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年）的哲学那里借鉴的，意味着工业艺术。《技艺与文明》是技术史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芒福德发现了世界的科学新图景，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机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地位。这两本书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互补的。这两本书试图寻找答案：一旦善良的人类不得不会制服野蛮的机制和如今已经威胁人类文明的机械化的野蛮做法时，现代世界能够为人类提供什么？

《城市文化》一出版就获得了整个评论界的赞誉，将它评价为关于城市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优秀的文献，芒福德的照片也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本书就好比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蕴涵了各种能量、形象和活力，这是一部历史，是城市史的政治宣言，也是关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芒福德论述的城市史就是文明史，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与文化，保存了社会遗产。城市的建筑和形态规划、建筑的穹顶和塔楼、宽广的大街和庭院，都表达了人类的各种概念。芒福德用建筑和艺术展现城市的发展，首先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美学问题。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是否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城市的设计是否促进人的步行交通和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芒福德在书中并没有介绍什么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他揭示的是指导规划过程的社会性原则，而不是作为一名专业规划师来讨论城市问题。对芒福德来说，城市规划问题首先是价值问题。《城市文化》前四章关于历史的论述成为日后《城市发展史》的基础，许多材料甚至还原样保存下来。

芒福德深受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城市和区域规划现代理论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 1854—1932年）社会进化论的激励和影响；此外，芒福德也受到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有关文化周期论的影响。芒福德在书中褒扬了中世纪城市的有机性，要求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城市，认为未来的城市应当向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 1079—约1142年）时代考虑人性化尺度的城市学习。中世纪城市对当代规划师最重要的教诲就是限

制城市的无序扩张，城市的人性化尺度以及城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书中也批判了巴洛克城市的形式主义和城市秩序，芒福德尖锐地指出：15世纪至18世纪的城市发展所走的道路是以凡尔赛宫为典型的从普遍性城市到同质性，从地域性到集中性，好比“宠坏了的孩子的玩具”。这种思想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与城市文明，现代城市所走的道路是从大都市到暴政都市，并最终成为死亡之城，战争、瘟疫和饥荒将使城市成为墓园。

芒福德对社会的分析并非从阶级的角度，而是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结构的角度。他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它的健康有赖于组成成分的协调和合作，也取决于各部分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和谐、平衡和内部合作是机体健康的关键，也是城市社区健康的基本因素，芒福德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有机论的代表。

芒福德汲取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精华，使他成为全球化思想的先驱。他所成长的年代正是惠特曼、爱默生、梭罗、霍桑和麦尔维尔这些文学家的思想和艺术广为传播的时期，他也曾经与赖特有过亲密的交往，受到赖特草原式有机建筑的启示。在着手撰写《城市文化》之前，芒福德已经基本完成了他对美国建筑、城市和文化的研究，完成了他的美国文化研究系列的论著，正准备面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论题。这个时期也是芒福德人生道路上的成熟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正要经历人生的炼狱时期。

芒福德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他曾经在日内瓦学习，游历了整个欧洲。在酝酿《生活的更新》丛书时，芒福德正在欧洲游学，他访问了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曾埋头在慕尼黑的德国国家博物馆的图书馆文献堆中，曾经会见过许多著名的建筑师、作家、城市规划师，包括勒·柯布西耶、埃里希·门德尔松、马丁·瓦格纳、西格弗里德·吉迪恩、托马斯·曼等人，在《城市文化》一书中，芒福德引证了许多欧洲的实例，欧洲的进步在书中有全面的论述。

随着《城市文化》的出版，作为城市规划思想家，芒福德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影响作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辛辛那提、密尔沃基和华盛顿特区的规划师都在按照芒福德的理论进行实验。许多美国城市都邀请芒福德去把脉，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可以说是《城市文

化》所表达的思想已为世人所广为接受。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一书中指出：“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主义的腔调说，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形、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² 城市文化涉及的面极为广泛，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惊呼城市研究的不可能性。芒福德先生的《城市文化》告诉人们，城市是可以研究的，而且是可以这样研究的。

郑时龄

2009年5月28日

注：

1. Donald L. Miller. *Lewis Mumford, a Life*. Grove Great Lives. 1989. pp. xiii

2.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139

译者的话

——城市的根本职责

《城市文化》是芒福德的成名作，其重要价值是它在工业文明高速发展时期，从一个全新视角和高度，质疑了这个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它所创造的价值理念，从而启动了更长期、更深刻的理性探索。

原著发表于1938年。其实，早自1915年芒福德就已开始酝酿这部书的写作，那时候他20岁，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经历20多年才完成这部著作，这20多年的历程恰恰印证了该书的主题：工业化高潮以来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不正确，各种矛盾形成，弊端显现……从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世界多个地区战云密布，险象环生，人类又一次面临战争深渊。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快就再次降临？而且，美国社会也出现各种紧迫问题。人类文明是怎么走入歧路的？漫长人类史中哪个环节、那个层面发生了错误？芒福德的思考要更深入。他探索了诸多险象的根源，试图解答人类反复濒临绝境的来龙去脉，试图找到一条出路，让人类足以制服野蛮，避免厄运，挽救文明。

从美国城市化水平上升进程看：1860年——20%；1880年——28%；1890年——33.3%；1900年——40%；1920年——50%；在1880—1900年开始进入城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从这时起，工业文明开始快速塑造美国大地，首批百米高楼即在这20年内相继崛起，包括布鲁克林大桥等重要交通设施也在这个时期建成。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包括工业化，科学技术新成就，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引领之下钢铁、采矿、煤炭、化工、铁路、石油的飞速发展，以及其所带动的大量国内外移民（尽管这个时期的移民约有四分之一后来又都返回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私家车开始进入家庭，紧接着就

是所谓的 roaring twenties（喧嚣扰攘、灯红酒绿的 20 世纪 20 年代），而这一时期末尾，1929 年，大萧条开始。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同时成为问题猛增的时代，包括贫困、犯罪、社会解体、环境危机、族群冲突，等等。《城市文化》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问世的。书中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技术进步的根本目的，建筑的本质，城镇社区应有的增长极限等等。书中警示：方向不正确可能酿成严重后果，作者尝试总结历史经验，构想城市文化的正常秩序。

为什么写《城市文化》？为什么从文化入手？其实，作者这个命题，潜在地看，有这样的含义：城市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社会文明？如何培养出优秀的新人类？它基于作者一个核心理论和视点，可以概括为：城市的文化运行产生出入类文明，因而城市是文明社会的孕育所。文化则是城市和新人类间的介质，不同质量的城市产生不同文化，而不同文化最终培育出不同的人类。文明出了毛病，表明城市文化构成有问题。因为，城市文化的构成状况决定着最终产物的品相，包括社会制度和人类个体。在移民大潮开拓新大陆荒野，新建历史文明的大背景上，城市文化发育和建设自然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议题。

“The Culture of Cities”无疑应译为“城市文化”。这一译法虽无歧义，却也包含一种无奈：它仅只表达了作者原意的一半。因为，正如“urbanization”一词有城镇化以及文明化的双关含义，这里“Culture”也一语双关，也有言外之意：原文词典中“culture”还有素养、栽培、培养、以及培养基等含义。这就让“The Culture of Cities”这个标题包含太多语义，韵味丰富。而在该标题语境中，作者特别融入了大量“培养基”这个含义。这也就蕴含一句潜台词：城池里有培养基……而打算培养什么东西呢？所以，正如关心新菌种培育的科学家必须十分注意搭配培养基的构成成分一样，关注人类文明走向的人，也必须十分注重城市文化的构成和配比。

细胞学知识告诉我们，通过改变培养基成分以及环境条件，完全可以把菌块的生长发育过程诱导到不同方向。举例说，制作酒酿

醪糟，若环境有利于酿酒酵母菌则生成酒酿，有利于醋酸菌发育则生成醋浆。腌制酸白菜，道理一样：如有良好密封环境，令其在厌氧环境中发酵，必定产生乳酸菌，腌制出味美可口、洁白细嫩的酸白菜。否则，假如封装不严，进行耗氧发酵，则整缸白菜都会坏掉。培养灵芝，用土豆琼脂培养基，加入其他射线，就产生变种。这个生物学原理，被一些学者用来观察人类城市社会中文化运作的过程和后果。既然城市器皿中生出了毒株，它的培养基（文化构成）就必定有问题。这一思想理论，从语汇到体系，都镌刻着研究方法从生物学走向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历史印记。芒福德的恩师，近代城市规划科学创始者，帕特里克·格迪斯，原来曾是苏格兰生物学家。

人类进化要依靠文化积累，而文化手段则首推文字和城市。陈旧文化必定会烧死布鲁诺，同样，也容不得诸多优秀新文化的英杰……使用火刑的宗教裁判所，直至1965年12月才被正式撤消，8个月后人类就成功登月了……可见人类文化更新脚步之艰难、滞慢啊！芒福德许多叙述中，新文明孕育的过程，往往从新兴理念开始，不断地向人工环境、技能产业、组织制度、生活习俗，典型人格等等文化要素不断转化，最终形成一种博大、精深、完美的气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何等眩目的都市嘉年华！老舍则更有妙笔，他写道：“……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智慧与心血建成的湖山、宫殿、寺宇、宅院、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合抱的古柏、倒垂的杨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花草，带着它最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的歌剧……”这又是多么成熟、完美的古都文化啊！而同一座都城，换一种哲学，学生会一夜间变成暴徒，打砸抢横行无阻，老舍，也只有蹈湖自尽……这些都证明，不同文化培养基，必定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格类型和行为模式。

1938年发表的原著，今始译介到中国，当然晚了些。但从我国城镇化进展来看，特别是许多地区，城镇化（urbanization）“尚未破题”的实情来看，译介此书却又恰逢其时。美国城镇化进程突破第一个临

界点 30% 的时间约在 1885—1888 年间。110 年之后，到 1998 年，中国社会进程也来到这个临界点，这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是 30.40%，中国社会发育中同样也凸现类似问题，突出问题之一恰是破坏传统文化，文化创新严重滞后。

从美国社会实际进程看，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因而常常又是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时代。在美国就出现了包括作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内的大批优秀人物。针对城市问题，里斯发表了《请看另一半人口是如何生存的？》（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他这本书图文并茂，多幅图片记录了警署外睡卧街头的流浪汉，街角相拥过夜的儿童，以及芝加哥七八个孩子在街边玩耍，2 米外就是一具马尸，等等种种惨痛景象……还有，追寻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引导，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女护士，丽莲·瓦尔德（Lillian Wald）。她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公共护理事业，照顾贫病交加的下层人民；有感于他们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她还建立了慈善公寓。这些善举让她获得 1931 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见，工业社会弊端大暴露的时代，又是人类良知被激活的时代。一大批具有良知的人，直面社会不公，用各自方式表达改良社会的热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刘易斯·芒福德只是这大量优秀者中的一员。他贡献特殊之处是想从根本上回答社会溃败的原因。资本主义终于没有蜕变为“垂死的帝国主义”，原因之一是它容许批评，保障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若无人权立法，若无舆论环境，一切优秀人物则无从诞生，其社会弊端断也难予纠正。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而且，“这容器所承载的生活比这容器自身更重要。”城市根本功能在于文化积累，文化创新，在于留传文化，教育人民。仅只解决吃喝拉撒的需求，那不能叫做城市。“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園，最终成为改造人类的场所。从城市中走出的，是大量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这种效应芒福德称之为城市文化器官的教育作用，不仅包括报纸、电视，更包括教堂、寺庙、宗祠、学堂、墓园、作坊、博物馆、论坛……等一整套传习文化的设施和机构。所以大量古文化遗存不该废除，应予复兴。

真、善、美，礼、义、廉、耻……都是古老的、基本的价值理

念，是全人类普适的价值。和谐社会的创造有赖优良城市文化的复兴和建设，城市负担着重新创建历史文明的重任，城市应当是文明人类、优良文明的孕育所。

宋俊岭

2009年5月27日

julussong@yahoo.com.cn

1970 年版前言

当一个世代之前《城市文化》刚问世的时候（1939年），有关城市的文献还十分稀少。尽管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作品，如城市史学家马塞尔·波约特（Marcel Poete）和皮埃尔·拉维丹（Pierre Lavedan），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以及我本人的导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的著作。但当今有关城市的思想理论探索，都仍然没有充分深入探究城市的本质、功能、目的、历史作用，以及它们潜在的历史前景。所以，《城市文化》一篇简短的开场白导言，就把城市发展的整个漫长历程放到一个崭新的视角中来了。随后各个篇章的内容，迄今为止仍然超前于当今的城市思想理论，所以我毫不犹豫就决定，可以一字不动地重新印刷——尽管经过继续观察和体验之后，我感觉需要作些细微的改动，而且在其后的版本中我都一一校订过了。

《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被读者广泛热烈地尊奉为其早先的姐妹篇《技术与文明》一书的杰出解读和成功的后继者。但是，尽管采取了某些普及措施，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仍然有限。在许多城市规划师、城市管理者和城市方面的专家学者们看来，它其中一些建设性的提议的内容都太遥远，因而从“实际应用、财政金融和政治角度来看都无法采纳”。甚至连我的一些同时代的同仁和朋友们也认为，我在其中对大都市区范围内的越演越烈的道德退化和社会解体的描述是牵强附会的和过于悲观的。

但是后来我发觉，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城市文化》一书反倒成了一本很适时的、令人鼓舞的学术著作。在其出版后的20年里，当希望仍然“太像绝望那样不会被慎重所扼杀”，它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书中有部分内容得罪过美国的城市规划师和住宅专家，但这些内容后来在英国和欧陆二战期间被占领的国家人民那里获得了认

同。那里的许多城市，从华沙到伦敦，都正在被夷为废墟。他们更能够理解和面对该书中的“死亡城市”（Necropolis）概念，亦即理解“死者之城”这个概念毫无困难，因为它就在自己眼前！他们已经很明确地知道，文明本身出了毛病：从1914年开始，日益增多的灾难已经为人类造就了自己的思想家，一定要促成一些建设性改革，要在全新的人性基础上重新建造人类世界。

于是，在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城市文化》这本书便成了那里建设和复兴事业中可贵的指南和向导。尽管价格昂贵，英文第一版还是很快销售一空。不仅如此，半个世代之前，针对英国城镇官员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这本书仍然被读者几乎一致地选定为城市规划师教育的必读书籍之一。至少，这本书的作用之一，是强调要重新执行控制城市发展的有关政策，以便操控城市的增生，而不是让城市郊区无尽无休地蔓延，也不是让城市内核出现急遽拥挤的状态，出路是建设新城镇。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成功地建设了两座试验性田园城镇，其中所推崇和展示的就是这个办法。这些提议和主张，许久以来被斥为“罗曼蒂克”，或者“老式的”——甚至如今被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人奇怪地贬斥为是要力图破坏城市——但是，这些提议和思想，不仅仍然远未过时，反倒被证明比其付诸实施的时代超前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出版的年代是1898年。

如果说，《城市文化》一书曾经激励和鼓舞了英国的许多人，那么，它对欧洲大陆的青年规划师就更曾发挥过特殊的，因而恐怕也是更有局限性的作用（这里的一个例外是法国，因为法国的一个最著名的城市鼓吹家，勒·柯布西耶，就曾经开创了高大奢华的建筑物模式，这种建筑形式如此完好地适合当今铺天盖地的拜金主义经济特有的官僚主义式的、技术至上的，尤其是财政至上的种种需求）。尽管在1939年以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美国版本和英国版本的《城市文化》如涓涓细流渗入到被占领的欧陆国家，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几本书这个微小数量所无法论说的。我现在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城市文化》这本书经过翻译和精简之后，大量地被波兰、荷兰甚至希腊一些城市的地下的规划学校（纳粹占领时期——译者注）用

于教学和研究实践。据马休·诺维茨告诉我，全波兰唯一能找到的一本《城市文化》原来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名战俘手中珍藏的书籍。这本书及其持有者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了，并回到了华沙。同样，在芬兰，一本瑞典文本的《城市文化》，我相信是由阿尔瓦·阿尔托带回芬兰，后来作为珍贵的礼品进献给内阁总理，供芬兰战后的住宅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参考。

可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同每次一哄而起的、全力以赴的冲动之后都会有的松弛那样，时代潮流又返过头来反对城市复兴和区域复原而重操种种激进做法。虽然《城市文化》这本书里提出的见解和建议对于1947年开始的英国新城镇设计和建设运动继续产生一些间接影响，甚至对于考文垂等城镇的重建产生过直接影响，至少对其购物中心的重建发生过直接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更时髦的思想，再次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推波助澜，结果导致了巨型城市的更加集中，让高耸的公寓楼和办公楼密集城区；采用一些残忍无情的做法疏散城市人口，结果导致每天城里的道路上都充斥着人口密集的进城车流，让一度引以为荣的巴黎林荫大道也沦为稠密的停车场。简言之，勒·柯布西耶对于现代化大都市的官僚主义式的理解，巧妙地以 *La ville radieuse*（法语，令人眩目的城市）作伪装，暂时地取胜了。

结果，20世纪50年代中叶，有位城市规划教授竟毫不迟疑地摒弃了《城市文化》这本书，说它是“该进博物馆的东西”了。在《城市的前景》（*The Urban Prospect*）这本书里，我曾经向君临城市事务的城市规划界权威部门表达过我的敬意，还包括拜谒过技术官僚们、政客官僚们以及统计师们、数学模型家们，表达了我的敬意……不料这些人背弃了城市的生态系统和文化实际内容，相信自己能把城市的全部基本活动都装入计算机；我在这里不打算重复那些对他们有失恭敬的恭维之辞；我只消说，我真该更多地写些这种“该进博物馆的东西”！《城市文化》里的某些篇章被一些人当作陈旧论调、无关宏旨的东西丢弃了——包括那些论述大都市区的解体、区域发展的政治学、新城镇秩序的社会基础等等内容，就如我早先对污染问题的早期揭露那样——这些东西恰恰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如今，至少年轻一代已经赶上了我。

同时，我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我 1938 年的水平上。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教授，我发现很有必要揭示城市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而我扩展了《城市文化》里有关历史发展的论述，将其拓展为《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里全景式的历史回叙；那本书里采用的办法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很有其必要性。在构思新书时，我想对当今城市面临的前途作同样的穷尽式的探索说明，原打算对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做大胆的拓展。但是，因为既然不可能立即完成这部作品，就只好原封不动照原来的样子出版。读者可以发现，正是该书最后几个章节，为建立一个平衡的城市环境奠定了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愿意沿这个方向继续进行深入探索的朋友们，我建议可以阅读《权力的五边形》（The Pentagon of Power）一书中的最后几个章节。

刘易斯·芒福德

于 1970 年春